



上海文化TALK

阿朵：因使命和热爱，在沉浮中保一身傲骨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陈宏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闯荡流行乐坛，遭遇生死的大关

2004年，校园民谣仍在风靡期，大江南北都在流行“淡淡的青春哀愁”。从文工团转型进军流行乐坛的湘西姑娘阿朵，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《盛开》，一炮而红。

专辑中的几首主打歌《烟花》《想念自己》《再见，卡门》，有着很好的传唱度。对于从小就非常有主见的阿朵来说，虽然彼时尚未有自己创作的打算，但潜意识中本能的自我意识已在抬头。在这张专辑里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，“校园民谣风靡一时，但也已经有了非常多非常优秀的校园民谣歌手，对于我来说，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特点”。

阿朵出生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，是土家族女孩，“我的血脉里，有那种非常热情、勇敢、直爽、辣妹子的部分，加上我是舞蹈演员出身，我就想把这些在舞台上体现出来，来表达出我音乐的特色”。

走红并没有让她迷失方向，2008年再出第二张专辑《宝藏》时，其中的含“朵”量急剧飙升：她不仅亲自担任了专辑的制作人，10首歌曲的绝大部分词曲都由她



2005年的央视春晚，在流行乐坛急速上升的阿朵凭借一首《再见，卡门》，让很多观众第一次看见，原来内地也有这样“奔放、热烈的舞台女性形象”。20年后，这位被誉为“中国初代唱跳女歌手”的流行音乐人，毫无功利心地跨界深耕文化领域——即使两次卖房或者抵押房产，也要将融合了2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剧“呈现给更多人”，去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。近日，作为热门舞台剧《天生傲骨》的导演、编剧、主演，阿朵畅谈了这些年的起起落落，她说，自己每一次的转型，有“土家族女孩骨子里的勇敢”驱动，更因为有热爱的东西值得自己去付出，“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”。

创作，“当时我的同龄人，二十几岁嘛，都是去逛街、去玩儿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学如何写歌”。这张专辑因此多次延期，最终花了3年才面世，她当时就表示，希望从性感的唱跳歌手的定位，转型创作型音乐人。

事实也正如她所愿，2008年之后，不少歌迷开始评价她，“有想法，像老师”“有艺术范儿，很稳”。现在回头再看，阿朵会觉得那时候的创作还有些“青涩”，但她很满意当时的自己，“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和自我提升，即使到现在为止也依然没有停止”。

志得意满、风光无限的阿朵没有料到，自己的背后，一片乌云正在慢慢聚拢，并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差点完全吞噬掉自己。

2012年的三四月间，阿朵出了一本名为《烟雨凤凰》的书，去很多城市做签售，“有一场发布会，我已经根本站不住了，面对很多媒体，我腿已经无法立住，我就开玩笑去撑着主持人，不让自己倒下”。活动结束后，阿朵轰然倒下，不能说话、不能走路，“就是那种油尽灯枯的感觉，去看医生，把脉后告诉我，很多这样的先例已经猝死了”。

在病床上躺了4个月，经历了生死大关的阿朵宣布：退出娱乐圈。

田间地头游走，发现生命的意义

如今再复盘，阿朵当然知道，当时的一切，都是自己性格使然。

从小就外出打拼的她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她“好好吃饭”这件事，加上向来身体很好、斗志昂扬，“听到别人说感冒了要请假，”她甚至会觉得奇怪，“感冒了还能不工作？”

彼时阿朵，有一个梦想：让公司给她开一场个人演唱会，将她的想法和才华全部展示出来。为了向公司证明自己的价值，“我觉得我要更多地去为公司赚钱”。没有人逼着她这么做，但当时的阿朵把自己当成了公司的摇钱树，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，“一天飞三个城市，永远都是随便扒拉一口饭，大部分时间一天下来只吃两颗巧克力，不是在演出，就是在去演出或者去录节目的路上，每次回家都很晚”。

她没有留意到自己的不快乐，更没有留意到自己

引以为傲的身体机能，早已千疮百孔。

毅然宣布“退圈”后，到了冬天，阿朵“想要活下去”。她决定去一个暖和的地方，她一下子就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西双版纳，“那是在大山里，我可以回到大自然中，我觉得我在大自然中肯定会被治愈”。

在那里，歌手阿朵成了一名农妇，“以前没关注过花花草草，只是吃菜，没见过菜如何长出来，”于是她自己播种、松土、施肥、捉虫，等待花草和蔬菜开花结果，“看生命的整个过程。”日子恢复了平静，阿朵也开始渐渐康复。

等到能像正常人一样吃饭、走路时，阿朵压到心底里的音乐种子，开始重新萌芽。“我就去观察当地的音乐、舞蹈，看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唱什么样的歌，跳什么样的舞。”多年专业音乐人和舞者的经历，让她保持着对艺术的敏感度，她慢慢发现，自己的过往所学，慢慢被“倒”了出去，“我逐渐像个空杯子，而当地的这些民族文化、音乐，慢慢将我装满。”

润物细无声。阿朵坦率地说，自己并没有多少伟大的想法，要为这些民族、民间文化的传承承担什么责任，“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，我就是单纯地觉得那些音乐好听，那些舞蹈感染人”，于是，没有丝毫功利心的她“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”——走访了解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甚至因为想学一门乐器，跟随80多岁的苗族鼓舞老师洪富强，学了带有很多舞蹈和武术元素的湘西苗族鼓舞，成为了官方认定的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我消化吸收后，做了很多的作品，分享给一些同行，他们说‘原来你在做这些东西’，真的很好，你应该回来做音乐了，你要把它做出来，分享出去。”那一刻，

阿朵重获新生。

传承民族文化，成为内心的使命

教她苗族鼓舞的洪富强老师曾经觉得，阿朵“这个小姑娘细皮嫩肉的，肯定吃不了苦”，但这个历来很拼的姑娘让他意外了。后来，他对阿朵说，自己已经老了，不能走向更远的地方了，“希望你让这门艺术有机会走得更远更久”。

阿朵决定回归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点什么。2016年开始，她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，放在了创作中，萌发了打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流行音乐体系的念头。随后，她正式携“未来民族音乐”的概念复出，并花了一年多的心血，“全世界找艺术家和音乐人”，组建了一个跨国度的豪华创作阵容，来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美学体系。2017年底，她正式推出了新专辑《死里复活》。这是她的人生经历，更她在探索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相融共生的阶段性成果。唱片大获成功，也让她坚定了“寻找本土音乐语言”的信念。

2018年，阿朵在导演了一场驻场秀后，心中深藏多年的导演梦“觉醒”：“我二三十岁时开个唱的梦，没有实现，那是为展示自我而做；但是做舞台剧，除了音乐舞蹈等个人才华的意义之外，它还是个多维度的综合艺术。我在脑子里，作为导演的一个画面已经画了很多年，我要把它呈现出来。”

她想做的就是当下正在全国巡演的舞台剧《天生傲骨》。这部剧在形式上延续了她“未来民族音乐”的美学体系——包括土家族的打溜子、咚咚喹和土家锣鼓在内的20多种非遗元素，芦笙调、水腔等各种民族唱腔，传统的哭嫁等习俗，都以特别的方式串联在戏

中。甚至一些古老的农业劳作方式，像打耙耙、弹棉花、织布所使用的农具都成了舞台上的乐器。所有的融入都自然而然，“我没有故意塞入这些元素，我是在用一种创新方式去讲故事，好东西都是自然生长起来的，因为我心里有它”。

因为没能遇到满意的、可以讲出她心中真正所思的编剧，她甚至又亲自上阵写了剧本，“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编剧，但我心中的那些话，就像散文诗一样躺在心底，我把它重新整理出来，就成了现在的故事。”正如这部剧给很多观众的观感，它是“由故事串联的人生思考和感叹”，阿朵不需要普通舞台剧那样的大量对白，不需要影视剧那样跌宕起伏的剧情，她将音乐、舞蹈和视觉艺术呈现到了极致。

让她开心的，是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。有人说，记住了阿朵想说的那些话，比如“上天让我给的，我都给；上天给我的，我全都要”。比如“你是叶子，也是花”。也有人说“很多美学场景很惊艳，民族味儿很浓的国际范儿”。阿朵很欣慰。

两次卖房“救市”，只为心中的热爱

有人说，人这一辈子，如果有热爱的事业，是幸运的。阿朵很认可，她说自己“是幸运的”。

重新踏上征途，却突然发现，雄心壮志总会受到现实的牵扯。2016年，复出的她为十余组极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人创办了“生养之地”公司，致力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的传承与创新。但退圈四五年的阿朵突然发现，自己那几年“完全没有收入”，养病花光了她此前几乎所有的积蓄。

她毫不犹豫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来继续推进，幸好“很多人看到了这是很有潜力的音乐作品，来投资了我”，这才让她有了继续走下去的能力，以及信心。当然，那时候的她没想到，几年之后，她会再次抵押自己的房子。

从2019年底，她开始做《天生傲骨》，堪称一波三折。在她最初难以继续推进时，命运给了她一个机会。2020年，她上了大热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在外界眼中，她成功“翻红”，并有了圆梦“个唱”的机会。有演出公司找她谈合作，她拿来的却是舞台剧的项目计划书，“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去开演唱会，趁这个热度，风险小、投入低、收益大且快，”但阿朵觉得，这个世界上不缺一台明星演唱会，“但是缺一台这样能够从文化还有从精神上带给你能量的舞台剧”。所以，她放弃了“个唱”的机会，放弃了再去上综艺的机会，倾尽自己所有，包括金钱和时间，去为这部舞台剧的诞生而积极奔走。

《天生傲骨》其实是讲了一个女孩过24道关的诗意故事。在“翻红”后没多久，阿朵的又一道关到来了，“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人投资做这部剧的，它已经有了不少的关注度和热度，但制作团队不对，最终甚至超支100%，剧就夭折了”。这时候，阿朵才知道，做一部剧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“没做成，对我的影响不小，所有的事情都讲究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那时候再想做，就突然会觉得有的地方你会‘怵’一下。”

剧中，阿朵没演那个年轻的女孩，而是演了85岁的阿婆，“我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我真的85岁，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想通了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当作85岁来活。”她再度做了在别人看来很傻的事——又打起了自己房子的主意，“也不知道怎么这事儿就传出去了，但我也觉得丢人，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。我认为我是活明白了，因为那一切都是身外之物。我在想，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东西，去为我所热爱的事情做‘垫脚石’，我多幸运！”

认为自己“有时是理想主义者，有时不是”的阿朵，取《天生傲骨》这个剧名，观众觉得似是她的一种宣言，但她说，这只是自己“想要活成的样子”。她在不断跨界，中间万般沉浮，但因为热爱有坚持有使命，她始终可以留存傲骨，笑着风云。